■新作聚焦

计文君长篇小说《化城喻》：“后真相时代”的虚与实

□饶 翔

计文君还是那个计文君——早就被人贴上了“‘红’范儿”和“张腔”标签的这位女作家，倒也不讳言《红楼梦》和张爱玲给她打上的文学底色，我想这反倒显示了她的自信，在计文君新近搭建的“化城”里，读者或许仍然能在某个拐角处偶遇曹雪芹或者张爱玲的“幽灵”，那不妨如故友重逢一般，道声“你好”。但曹雪芹毕竟没有活在今天，张爱玲的“上海摩登”里也没有微信朋友圈，当下的现实纵然气象万千，一般人看来仍是浮光掠影，在《化城喻》里，计文君究竟能不负其文学底蕴，以其敏锐与耐心，为身处新媒体时代幻变中的人们“捕风捉影”。

微信公众号、头条号、微博、直播平台以及其他各种自媒体APP、社群部落……形成了吞吐量惊人的精神产品的自由市场，先走一步的大咖们，譬如艾薇，创造了不可思议的财富神话，如酱紫这样被激励或被蛊惑的小商小贩们，也就蜂拥而至了。

这是故事的背景。小说的主人公之一艾薇经营的自媒体名为“临水照花人”，推出的文化视频节目“艾薇女士的客厅”，命名其来有自，对标的是民国林徽因“太太的客厅”，经营的是漂亮精致优雅知性的现代都市丽人形象，“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时时惦记“诗和远方”——脚下异国土地，笔底锦绣文章；人生观是“爱自己”，在现世的艰难中坚持过讲格调有品质的生活。作家和文化名人的身份提升了艾薇身份的含金量，成功吸引了500多万男女闺蜜粉丝，而薇蜜们的回报是每年在“薇店”消费一亿人民币的实际行动。以她为中心的公司“盛世薇光”也获得了微格基金两个亿的投资。

作为第一代的“网红”，艾薇实际上是一个成功的文化商人，只不过，她的商品是她自己，她售卖的是自己的形象。当形象成为一种商品，围绕形象塑造的诸种行为也便应视作商业行为，加工、包装甚至虚构都是其必要的生产环节。经营和售卖（消费）个人形象当然并不新鲜，可以说是娱乐业明星制的核心，在当前的网络用语中，它被称之为“卖人设”，而在信息高度发达的网络时代，“卖人设”者须时刻提防人设崩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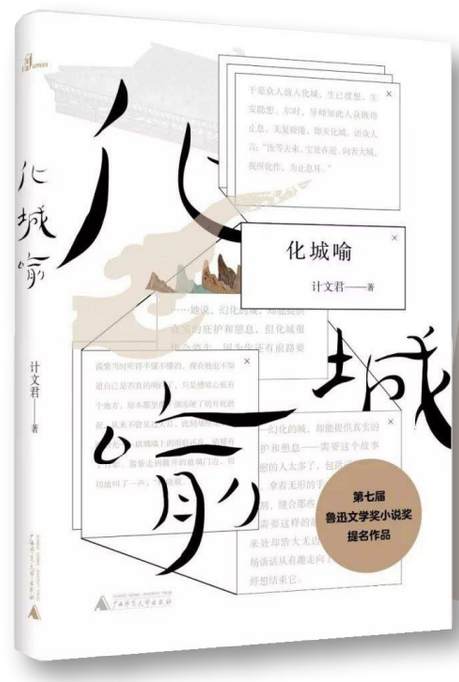
一次家暴事件引发了艾薇人设崩塌的险情，对其从容驾驭生活、爱情甜蜜、婚姻美满的人设无疑是摧毁性的伤害。这时，年轻一辈的酱紫适时登场了，因其与艾薇的侄女林晓筱的闺蜜关系，酱紫得以以救护者的身份第一时间赶赴家暴现场，机敏的酱紫意识到，这对于艰难求存的她及她的自媒体“后真相时代”是一个十分难得的逆袭上位的契机，她必须抓住它。

通过一整套的设计，酱紫向公众披露了艾薇遭遇家暴的事实，同时又在自己的“后真相时代”视频节目中对艾薇的人生作出了解读：“把妥协、失败、压抑、扭曲打扮成现世安稳红尘修行，叛逆少女华丽转身成人生赢家，暗黑青春埋入记忆，不会再和任何人说起自己内心的各种拧巴——这是不少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小姑娘，共同的来处与去路。”酱紫进而引导薇蜜们如何面对艾薇的人设崩塌：“你们可以选择做艾薇的闺蜜，也可以选择做艾薇人设的消费者。你们发现一直告诉你们要爱自己的艾薇，其实并不真的爱自己，作为闺蜜，你们会觉得心疼，作为消费者，你们会觉得上当。真相，只是你们的选择，你们会怎么选呢？”

酱紫显然对网络时代的舆论引导和危机公关颇有心得——“优秀的危机公关方案不是为了澄清事实，其实也没谁真正关心事实，而是把公众的注意力和情绪引到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更高明些的还能化危为机，引发公众同情，肯定正面情感。”酱紫在这场家暴事件中所表现出来的过人心机和公关能力，说服了艾薇；而作为成功的文化商人，艾薇则将利置于义之前，她收起了被出卖的愤怒，将酱紫收入麾下。从此，在“盛世薇光”的商业版图上，“艾薇女士的客厅”退出历史舞台，“后真相时代”成功接棒。

所谓“后真相时代”不仅是酱紫的自媒体，也是媒介研究者对当前信息传播社会的一种描述和观察——“真相是什么？面对漫天飞舞的信息碎片，你所获得的真相，其实就是你的态度与选择。”这是酱紫对“后真相时代”节目的诠释，在某种程度上，她在新媒体运营摸爬滚打的实践中所形成的感知已接近西方媒介研究者的认识水平。在2016年，“后真相”曾被《牛津英语词典》选作年度词汇。牛津字典将“后真相”定义为“诉诸情感及个人信念，较客观事实更能影响民意”。“后真相时代”即在这个时代，真相没有被篡改，也没有被质疑，只是变得很次要了。人们不再相信真相，只相信感觉，只愿意去听、去看想听和想看的东西。互联网的快速传播所导致的信息芜杂，使辨别真假变得越来越难，也使很多人丧失了寻找真相的耐心。因此，立场和情绪渐渐取代了真相。更进一步地说，如鲍德里亚所分析的，在充斥着各种符号的“超真实”的媒介社会，真实与虚构之间界限已经“内爆”，这即是意义的内爆。一如下篇《琢光》中酱紫掉进了“兔子洞”，“梦游仙境”，在似梦非梦中，酱紫其实心如明镜——“有了幻境，谁还要寻找真相？”

可以说，“后真相时代”取代“艾薇女士的客厅”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反映出网络话语风向。从两个人的自我命名便可以看出，“艾薇女士的客厅”还是沿袭着上一辈的遗风，只是将“太太的客厅”搬到了新的媒介平台罢了；而“后真相时代”则瞄准当下，具有较多的新媒介性。包装成文艺华美的传统人设在一个“解构”的网络话语场中最易成为被解构的对象，而“解构”是在更年轻一代中流行的话语方式。从积极的意义上讲，解构是对包装成高尚美好的虚伪之物的嘲讽，然而，解构虚假并不必然地导向真实。通过在镜头前勇敢地自爆个人暗黑历史的举动，使“真实”成为酱紫人设的关键词，然而，酱紫很清楚，她得为这样的人设付出相应的代价——这种“真实”是供人消费的，极少有人愿意让这种“真实”进入自己真实的人生。换句话说，无论是包装起来的被斥之为“虚伪”的人设，还是反“包装”的以“真实”名之的人设，在商品消费的体系中，同样都只是大众消费的对象，都是真实人生的异化（有意味的情节是，当酱紫受人之托，在“后真相时代”节目中真的试图寻找真相时，不仅在现实中遭遇危险，节目也遭致停播）。从林爱东到艾薇，从姜丽丽到酱紫，名称的更改也意味着，她们先后走上的都是一条自我异化之路。



化城只是驿站，远非终点；化城固然美好，但并不能取代真实的、也许并不那么美好甚或有悲有苦的人生。

直面现实不仅是一种勇敢，更是一种能力。不贪恋“化城”，毅然踏上新的人生旅途，开创新的人生境界，可谓是勇者的成长之路。而这或许也便是作者在“后真相时代”所要传递的“真”。

如计文君此前的《剔红》等不少作品一样，《化城喻》在对新媒体时代世态人心的勾描摹化间也隐含着女性的成长与自我救赎的主题。

身为弃儿的酱紫从最底层挣扎奋斗出来的历史被闺蜜乌迪称为“从爬虫修炼成人”，这个过程中由卑微、痛楚和血泪构成的复杂生命经验，并非仅供展示的伤口，亦非供人消费的“真实”。靠心机与背叛闺蜜林晓筱所取得的成功逆袭，使她不能不心怀愧疚，特别是在林晓筱患上精神分裂症之后。上篇《化城》终篇于酱紫走到发病的林晓筱身边，切切地呼唤她的名字。

下篇《琢光》引入了一个新的中心人物——由精神科大夫转型为心理学教授的女性司望舒。她摒弃了精神病院对病人的常规治疗手段，在自己所创建的“风园”里对精神病人进行“心理修复”。艾薇遭家暴受伤后被好友司望舒接到风园疗伤休养，当林晓筱患病后，艾薇又强行将林晓筱从精神病院接至风园，在这里，“北京和盛世薇光的投资变得遥远且不大真实，ICU里的父亲，怀里的林晓筱，才是真的”。另一边，伴随着事业上的步步为营，酱紫的精神却出现了危机，这其中不仅有对林晓筱的歉疚，有对于陆离情感的幻灭，同时也包含某种自我怀疑。司望舒和风园为这些遭遇精神危机的女性们提供了庇佑。在象征的意义上，这是女性的自助与自救。

小说以丰富的互文性推进了意义的表达。司望舒告诉艾薇，她带着林晓筱一起读《红楼梦》，才读到第二十五回，林晓筱便好了。《红楼梦》第二十五回是《魇魔法叔嫂逢五鬼，通灵玉蒙蔽遇双真》，借僧道之口说凤姐被利所迷，宝玉被情所迷，故而虽有通灵玉也会被魔咒所伤。这可以视作司望舒对艾薇的提醒，也是对人心病症的一种诊断。

而小说中多次出现的佛经故事“化城喻”也颇有深意：“幻化的城，却能提供真实的庇护和憩息。”风园仿佛就是一座“幻化的城”，在封闭的玻璃屋顶下制造出一座世外桃源，让在苦苦跋涉中疲惫的身体休憩，让迷乱的精神和心灵得以修复，其受惠者甚至包括司望舒自己。然而，化城只是驿站，远非终点；化城固然美好，但并不能取代真实的、也许并不那么美好甚或有悲有苦的人生。《琢光》结尾处，“艾薇低头站在水中央，司望舒无意间抬头，穹顶上是天心明月——她知道那是影像，但又如何？穹顶之外，有真的天空。”直面现实不仅是一种勇敢，更是一种能力。不贪恋“化城”，毅然踏上新的人生旅途，开创新的人生境界，可谓是勇者的成长之路。而这或许也便是作者在“后真相时代”所要传递的“真”。

■创作谈

大象的故事

□计文君

我一直犹豫是不是该把这本书的名字取做《化城喻》，后来阴差阳错，还是用了这个书名。如果换个名字，也许该叫“大象的故事”，虽然这本书里的故事和大象一点儿关系都没有。

2017年的早春，开始写前篇《化城》，最初用的名字叫“后真相时代”，而“化城”是我留给构想中的后篇的。我盯着自己房间里，那只看不见却真实存在的“大象”。大概对生命中存在的巨大问题视而不见并不罕见，不然“房间里的大象”也不会成为俗语。一旦看见了，大象也就在房间里踩踏出一片狼藉后，夺门而去了。艾薇故事的雏形，就产生于这一片狼藉之中。艾薇这样的人物，基本面是我熟悉的，只是在我此前的小说中，她们没有这么光鲜，也没有这么狼狈。如此戏剧化，不是我加给艾薇的，是这个全民成为媒体从业者的时代给她打的高光。

第二只大象，是那只被盲人摸的象。“后真相”是牛津词典2016年选出来的年度热词，又一次证实了古老譬喻的强大力量。我们认知世界的方式，依旧是“盲人摸象”。与艾薇双峰对峙的另一个人物司望舒，是探究人类认知模式的精神科专家。为了她我在知网下了十余篇精神卫生学专业的博士论文，读得眼冒金星，而且明知这些东西根本不会出现在小说里，不过是我了解人物的路径。司望舒成了“最贵”的一个人物，毕竟知网是要真金白银的。

小说到此刻依旧没有真正开始，直到酱紫的出现。这个生于1985年的天蝎座女孩，让我怦然心动。她身上那股野蛮的盲目“向上”的力量，既是她的生命欲求，也是时代的加持——“逆袭”，已是她出生后这30多年的中国人生模板。

于是，小说在酱紫身上开始了。

从《化城》在《人民文学》上发表到书出版，这一年多来我在跟读者交流中听到最多的问题都是关于酱紫的。这个拖着长长“黑历史”的女子，为什么得到了作者如此的厚爱？不仅让她名利双收，甚至在作为“彩蛋”在书中出现的“煞尾”部分，还给了她拥有幸福爱情与婚姻的可能。我不愿意也不应该对自己的人物说太多，以免对读者构成干扰，我只就最后那抹“绯色的霞光”做一点暗示，酱紫的故事并没有结束。

酱紫的生命力如此强大，是我也没预料到的。我想不到她会穿破这本书的封底，跨过一年的时间，不辨路径，生闯到我新的创作中来了。看来即便是作者，依旧是盲人，摸索着现实这头大象。

第三只大象，是一只渡河的大象。在大象之前，聪明如兔子，灵巧地鱼水而过；矫健如骏马，踏浪穿流而过。大象则是踏着河底走过去的，迟缓从容，庞大的身躯截断了河流……“香象渡河”于是在我的脑子里成为绝美的意象。这种“到底”的力量，从《化城喻》的写作开始，成为我执著的向往……

■新作快评 赵德发长篇小说《经山海》，《人民文学》2019年第3期

经山海，万物生光

□陈 涛

近些年来，伴随着对现实主义创作的大力提倡以及脱贫攻坚工程的有力开展，涌现出了大量以乡镇、乡村为叙写对象的文学作品。在它们当中，《经山海》则是深具“新时代情境气象、新时代精神气韵、新时代人物气质”的一部。

作品讲述了一个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区政协工作、已为人妻人母的女性吴小蒿放弃轻松安逸的生活投身乡镇工作，她从负责安全时遇到的鞭炮爆炸事件、负责环卫工作时遇到的工人罢工事件、负责拆迁工作时遇到的暴力抗拆事件以及与渔霸的斗争中一路走来，不卑不亢，一心为民，真诚担当。她积极主动、肯想肯干，创建电子商务服务点，促进传统文化申遗，推动丹墟考古，复植楷树林，打造楷坡祭海节，引入“深海一号”发展养殖，兴建渔业博物馆等等工作，一再证明了她是一个能做事并且能做成事的乡镇干部。整部作品语言简洁，节奏明快，作者聚焦于吴小蒿这个主要人物，以“历史上的今天”为结构，以白描式写作手法刻画出一个生动鲜活的当代女性以及一幅复杂交织且耐人寻味的乡镇图景。

诚如作者赵德发所言，“吴小蒿不是意念的产物”，这需要写作者在生活内部深入持久的行走与感悟，既要对现实生活完整把握，又要有穿透复杂生活的能力。作品展示了当下农村的一系列问题，譬如低保发放的不公平、对乡镇干部工作的评价不科学、渔业资源的枯竭、拆迁过程中的暴力现象等等，让每个置身其中或曾有所经历的人感同身受。

《经山海》最为成功之处在于塑造出了吴小蒿这样一个基层乡镇干部形象。她是一个“新人”，在她的身上镌刻着新时代的鲜明印记。当下的许多乡村在现代化大潮中早已不是记忆中的样貌，曾在一些地方出现了乡村伦理的失序现象，甚至乡村魂魄的散失让乡村的内部四分五裂。吴小蒿的工作一方面是对优秀乡村文化的保护与复苏，另一方面是对乡村秩序的恢复与重建，可谓是对当下乡村振兴的躬身践行。同时，她并非仅仅注重经济建设，更注重文化引领，所以才会致力于《斤求两》的文化申遗，还不辞辛苦跑到孔庙，以一份虔诚之心取回楷树种子进行复植，她的所作所为让我们懂得乡村振兴的灵魂在于文化振兴。

吴小蒿出身农家，求学工作多年后再回乡镇，其眼光视野自然不同。虽然工作之初多次碰壁、不解，但这个人物毕竟是“有根”的，她依靠自己的简单与真诚迅速将自己融入到乡村之中。同时，她仿佛自带微光，看似柔弱，却拥有一股不屈不挠的深厚力量。我们常讲，不懂乡村何以懂中国，这句话的另一层含义也可以理解为，能够将乡镇工作处理好的人，是完全可以从容应对人生中的众多困境的。我们常常以为乡镇干部的作风泼辣果敢，但吴小蒿则不尽然。在吴小蒿的身上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即“不争”。电子商务的点子是她想出，但是变成了镇委书记的功绩，《斤求两》的文章是她所写，最后变成了下属郭默的成果，还有海中高跷她也将功劳让给了下属孙伟。在她的身上，我们真切懂得了“功成不必在我”但“功成必然有我”的谦逊与奉献。

在吴小蒿的身上，我们还看到了成长，这是一种令人欣喜并为之振奋的成长。工作中，她成长为一个有胆识、有作为的好干部，生活中，她也成长为一个真正独立的女性。在考取楷坡镇的副镇长之前，吴小蒿的生活看似安逸，但内心应该充满了煎熬与苦楚。品学兼优的她值得拥有更好的人生，然而并没有。她从高中就被一个品质恶劣的官二代纠缠，直至变为生活中的一场噩梦。她的境遇让人心疼，我们哀其不幸，但又做不到怒其不争。所以，她选择报考副镇长一职，既是一种对个体价值的追求，也是对疲惫生活的逃离，最终她在工作中实现了事业与人生的双重成功。

《经山海》中，既有鲜活成功的个体，也有个性鲜明的乡镇干部群像。如何看待基层，究竟以何立场与眼光去对待基层的乡镇干部？作者采用了一种平视的同时深怀体恤的写作姿态，写出了基层乡镇干部的难。这个“难”，既是他们在工作中遇到的困难，是他们解决困难过程中的艰难，同时也是他们在努力工作、拼命付出、赤诚担当背后的个体内心之欲求苦于达成之难。具体到个体而言，镇委书记周斌的难在于家庭之难。多年来的辛苦打拼，其私心是想回城工作，所以他在被提拔之后百感交集，“唉，原来一直盼望能回城工作，照顾家庭，没想到去了一个比楷坡更远更偏僻的地方。”镇长贺成收的难在于情义之难，他明知发小慕平川作恶多端，但又迫于兄弟情义无法划清界限，最终投身大海。郭默、孙伟的难在于成长之难，在于改变命运之难。所以他们才会在帮吴小蒿努力工作的同时，一个将文章的成果据为己有，一个直接向吴小蒿表达诉求。在他们光亮的外表下充满无奈，各有辛酸。

再回到题目本身，《经山海》是个内蕴丰富的题目，这山海既是真实的群山与海洋，也是人生旅途中的崇山与巨浪，作者也正是因为屡经山海才能够写出这样一部堪称讲好当下中国故事的典范之作。最后祝福千万个吴小蒿式的乡镇干部纵情山海，令万物生光。

（上接第1版）

据了解，广电总局将深化实施“新时代精品”工程，紧扣“出好剧、出好片”这个中心任务，以新中国成立70周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党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为坐标，完善优秀选题项目储备库，努力打造现象级作品。

“更好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要求，为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指明了方向、确立了目标。南方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李凤亮说：“我们要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在开放借鉴全人类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骨、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精品奉献人民

全国两会刚刚结束，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就文化和旅游部系统贯彻落实全国两会精神进行部署，要求党员干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切实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坚持”的要求落到实处。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精品奉献人民，主动担当加强文物保护利用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职责。”国家文物局提出，在推动博物馆高质量发展、多出文博精品文创精品上下功夫。结合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等重大活动组织策划系列主题展览，推出融合先进技术的博物馆展陈精品，展现智慧博物馆等新形态博物馆建设的最新成果。另一方面，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守文博领域意识形态主阵地，加快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广大文艺工作者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更加鲜明，“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蔚然成风。全国文化系统每年开展相关活动约1万项、参与的艺术工作者约10万人次。

参加完全国两会，全国政协委员、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演员哈斯塔娜就和队员们投入到了新的创作中。她说：“我们要创作一部体现军民鱼水情的歌舞剧，接下来将到基层深入生活调研采风，努力创作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

培根铸魂用明德引领风尚

“用明德引领风尚这一要求，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文艺工作者应该走什么样的人生之路、艺术之路这一重大命题。”中国文联提出，发挥行业建设主导作用，切实加强文艺界行风建设和职业道德建设，引领广大文艺工作者始终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帜，自觉追求德艺双修、德艺双馨。

中国文联计划今年4月召开基层文联组织工作座谈会，交流经验、推介典型，鼓励有条件的市县文联组织加快向乡镇街道社区延伸。同时积极配合、主动对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建设，进一步增强基层文联组织活力。

文化文艺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属于培根铸魂的工作。从事作用于灵魂的工作，就要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解放军出版社军事编辑室主任丁晓平说，个人的艺术追求、学术理想，只有与国家前途、人民需求、民族命运结合在一起，才能获得持久的生命力；文艺创作有理想、有担当、有家国天下的胸怀，才能有一种刚健的气质，接地气、强底气、增生气。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仲呈祥的话道出广大文艺、社科工作者的心声：“坚持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坚持讲好中国文化的优秀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彰显中华美学精神，正本清源、守正创新，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中国精神、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